

承傳立新



陳寅恪先生紀念學

市著

勝印書館

承傳立新

陳寅恪先生之學

唐振常 著

商務印書館

承傳立新——陳寅恪先生之學

著 者：唐振常

責任編輯：黎耀強

封面設計：Foremedia Design & Production

出 版：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灣耀興道3號東匯廣場8樓

<http://www.commercialpress.com.hk>

印 刷：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九龍官塘榮業街6號海濱工業大廈4樓A

版 次：2000年10月第1版印刷

©2000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SBN 962 07 6291 6

Printed in Hong Kong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承傳立秋



陳寅恪先生

唐振常





陳寅恪先生青年時期國外留學護照相



一九三九年暑假，陳寅恪先生全家攝於香港九龍寓所，時夫人唐筼大病初癒



一九五七年三月八日陳寅恪先生與夫人唐筼
於廣州中山大學東南區一號樓下散步



一九五九年陳寅恪先生於廣州中山大學東南區一號樓上寓所陽臺

通鑑纂要 任大和九年六月條

卷之九 百一十一

左神策中尉韋元素極密使楊承和至路言居
中用事，与王仲澄爭權不叶，李訓、鄭注因之
出而和於西川，元素和於淮南，踐言於河東，以自
少監軍。

宣姑案，李訓、鄭注之所以能異於宋中，錫而後成掃
除，固時之全功者，實在於利用周寺中自分黨派，如王
守澄与仇士良及韋元素等之例是也。又當時牛勣、韋
人各有其勾結之中官，訓、注之進用，在牛勣由於周
寺，故能遂其隱秘，遂欲同時一舉，將周寺及士大夫諸黨
派俱排斥而盡去之也。夫當日周寺之黨，即周寺黨派各承其反影，亦復
達於周寺之高點，故士大夫之黨，即士大夫黨派亦相競爭，
如之，斯文宗一朝政治上最要之關鍵，前人論史似未
涉及者，特為標出之如此。

新唐書

宣宗本紀

李訓傳

唐宣宗上元元年

略云

訓出鄭注

使錢鳳翔

外為助援

據所厚善

分總兵

柄於是王璠

為太原節度使

郭行餘

為鄆州節度使

羅立言

權京北

韓約

金吾將軍

李士平

本

御史中丞

陰許

璠行餘

多

及金吾

却以為

大和九年

十一月

王承宗

御紫宸

殿約

甘露

降金吾

左仗樹

帝驚

殿詔

宰相

相

臣往視

訓

帝顧

中尉

仇士良

弘志

等

宦人

使

無逸

者

時璠

行餘

皆

辭

赴鎮

兵列

丹鳳

門外

訓

傳呼

曰

兩鎮

軍

入

受

詔

者趨

入

鄆

寧

軍

不

至

宦人

至

仗所

會

風

動

無

慮

帝

見

執

兵

者

士良

等

走

出

閣

者

將

圍

廊

為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手寫本四頁

同書同卷鄭注傳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略云：

是時(李)訓(鄭)注之機抗於天下，既得行其志，生

平恩歸然竟心無目楊虎侯卿之獄忌李宗周李
德謨心所惡者目為二人之黨，朝士相銜亦亦班

行為之一端。

下大和九年八月九月有閏諸條及同書壹

此不獨
年德就

自言有金

丹之術，可去痿弱重膹之疾，始李翹自云得神

乃移之至(宇)亦神其事，由是中官視注

憐之，以是售其狂謀，而守澄自貽其禍。

司書壹捌肆官傳王守澄傳

新唐書高祖功臣舊傳下略

云：

時仇士良有羽翼上(宣宗)之功，為守澄所抑，位未通。

顯(和)訓吏用士良分字澄之權乃以士良為左

軍中尉，字澄不悅，兩相矛盾。訓因其惡，大知九年

帝(宗)令內美食李好古賣鵝賜守澄，祕而不發，守澄死，仍贈揚州大都督，其弟守涓為徐州監軍，召還至中年，誅之。守澄妻美食訓(鄭)注，反羅其禍，人皆快其受佞，而惡訓注之陰狡。

新唐書李守澄傳

李守澄妻美食訓

略云

(李)訓(鄭)注乃勸宗同異時陰結駙馬都尉池靖內人宋若憲宦者晉元素王駸言等求與相，而踐言監軍劍南，受德裕賕，復與宗同家私，乃敗宗同潮州司戶參軍事，議逐柳州。元素等差流嶺南，親信並斥。時訓注欲以權市天下，凡不附己者皆指以二人當逐去之，人人駭栗，帝乃詔宗同德祐姻家門生故吏自今一切不問。

自序

時值陳寅恪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紀念，紀念和研究陳先生的熱潮正盛，望神州大地，彌增遐思。我嘗以為，紀念和研究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其所包含的內容，亦復有異。紀念者，蓋以其人其事有功國家有益人民，可為後人效法，因而在一定時候，採取一定的形式，集會而紀念之。然因性質所定，往往須出於現實的政治須要，易偏難全，不能得知人論世之真諦。研究者，則是對其人其事其學的全面研究，真研究方能真紀念。紀念是一時一地、某時某地的舉措，研究則是無窮無盡的行為。是以嘗云：紀念有時而盡，研究則應無窮。

陳先生這樣不世出的大師學者，是我們民族的光榮，學術的驕傲，當然值得紀念。但是，更重要的，則是研究陳先生之學與人，只有研究透了，真正了解了陳先生之學與人，才能明白如何去學習陳先生，繼承陳先生的學問，進而發揚光大。這樣，便是對陳先生最好的紀念。捨研究而徒云紀念，亦將不知紀念之何從。“文化革命”的烽煙熄滅沒有幾年，某大學發起舉行紀念陳先生的學術會議，為主管意識形態的當道所不取，說是紀念什麼？有人答曰：“至少是愛國主義吧。”儘管會議是蒙允舉行了，這個愛國主義的說法也就難解。陳先生誠然是愛國主義者，所以值得紀念，卻在於學術，一定要拉扯上愛國，是降低了學術的尊嚴與地位。

以意識形態定學術的等第，以政治態度決學者的高低，無異倡一家獨尊而罷眾家之學。學皆出於王官，哪裏還有什麼學術盛世？試想當年萬馬齊喑的景象，能不令人慨然。有陳先生者出，公然昌言不宗馬列，不學政治，以保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遭受排斥也必矣。陳先生面對胡喬木興“蓋棺有期，出版無日”之嘆，只是一端。然而，就是這麼一位獨立不羈的陳先生，他

的學術，早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即為學術界所認識，所推崇；他所倡導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深得學術界贊成，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及至經歷過一片肅殺的十年之後，回頭再看陳先生，真是鑽之彌深，仰之彌高，幾年來出現的陳先生熱，乃勢所必至，理有固然，陳先生和他的學術並不是像出土文物，忽然冒出了地面，方才引起了驚嘆。

研究陳先生之學的著述多起來了，回憶陳先生其人其事的文章多起來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近出《解析陳寅恪》、《追憶陳寅恪》二書，凡八十餘萬言，可為代表。然而，就是在這種熱潮中，每有背乎事實的說法，或認定陳先生是文化遺民，或稱陳先生是文化保守主義的代表。竊不敢苟同焉。

陳先生自己說：“思想囿於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曾湘鄉張南皮之間。”此說最遭誤解，以為生當現世，而立足亡清，走的是回頭路，豈非保守！最多牽扯上一個中體西用。殊不知即中體西用也是志在改革，是進步的思想。在文化、學術上，陳先生一向主張：“一面不

忘本民族地位，一面吸收外來思想。”陳先生認為，道教的吸收佛教、摩尼教思想，韓愈之吸收新禪宗“明心見性，立地成佛”，是“中華為體，天竺為用”，使得後來宋儒能夠因而創成新儒學，是中國思想史學術史上的大事。陳先生治唐史，首重種族與文化，而以為文化的關係尤重於種族，唐代胡化甚深，文化發達，足見其氣度之恢宏。僅此兩點，皆言人之所未言，能認為是文化保守主義嗎？一面考諸歷史，舉證思想文化吸收融合之重要；一面躬行實踐，國外多年，博採他國先進之思想學術，以至於治學方法，而又扎根深厚的中國傳統學術的基礎，兩相結合，陳先生既是中國傳統學術的殿軍，又是中國新史學之開山，歷歷可明，這豈是文化保守主義者所能為？陳先生正是吸古有化，採西有創的學術大師，而非抱殘守闕之徒，為餽飣小儒之事，讀陳先生書，不只得到知識，更得到智慧。錢賓四先生謂朱熹“以大儒而通考據，事固無難”，移之於陳先生也是如此。這還只是就中國傳統學術言，陳先生所擅勝場者，還兼通西學，融合中西，這又遠非宋代的朱熹所能為。

至於說是文化遺民，更是從形式看問題的誤解，遠

非事實。所謂文化遺民，首應看政治上對前朝態度，陳先生對民國甚而對清朝如何看法。陳先生曾言，對清代從無好感，“看花愁近最高樓”是形諸詩句對蔣介石的評價，“則知五十年來，如車輪之逆轉，似有合於所謂退化論之說者。”（《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後》）則是對晚清至民國社會的總評價，有什麼遺民情緒？王焱有長文（北京三聯書店《公共論叢》），詳述陳先生文化思想皆合於當時西方先進文化思想之多端，信而有徵，如是者，陳先生的思想可謂超前，遠非滯後。

我是陳先生不夠格的學生，當年受教師門，醉心鬥爭，無心向學，遠遠沒有學好。及其老也，方志於學，寫了一些闡述陳先生之學和回憶文章，蒙陳萬雄先生不棄，命成一集，因有此書。題曰《承傳立新》，即指陳先生之學是中國傳統學術的殿軍和新史學的開山。所謂傳統學術的殿軍，指包括陳先生在內的梁任公、王靜安諸先生，而吸引西學創為新史學，更是陳先生的業績。集中〈陳寅恪先生與中國新史學〉、〈陳寅恪先生治史方法〉是去年十月在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講座所作的兩次演講，言而未盡，不成系統，納入集中，無非採其淺近，

讀者易曉。《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是陳先生的力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前出蓬萊閣叢書，命為導讀，因寫學習筆記，供初學者之參考，述而不作，秉此意云爾。其餘或是回憶受先生之教時的文字，或是對先生之學的點滴札記。收進一篇〈君子可欺以其方 難罔以非其道〉，評論張紫葛《心香淚酒祭吳宓》之妄，因為文中有一大節敘述陳吳二先生生死之交的厚誼，張紫葛此書不僅厚誣吳先生，也厚誣了陳先生。陳先生之學博大精深，浩無涯岸，潛心以學，必有成績。不賢者識其小，這本小集之文，皆識其小，不足以發陳先生之學於萬一也。

感謝黎耀強先生精心編輯是書。我與黎先生雖未蒙面，卻有宿緣。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我主編的《近代上海繁華錄》之英文本即黎先生編輯。感謝流求、美延二位師妹，惠家藏照片及寅恪先師手蹟，以光篇幅。

是為序。

二〇〇〇年三月七日

於滬濱半拙齋

目 錄

自序	i
一 陳寅恪先生與中國新史學	1
二 陳寅恪先生治史方法	21
三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學習筆記	39
四 陳寅恪先生論梁啟超及 戊戌變法之二源	85
五 談陳寅恪先生治史	93